

魯迅手稿

朝花夕拾



魯迅手稿



魯迅

出版說明

北京魯迅博物館、上海魯迅紀念館及北京圖書館都保存了一些魯迅的手稿，爲了更好地保存魯迅手稿原件，同時也爲了研究工作上的需要和方便，我們選擇了兩部較爲完整的手稿：

《朝花夕拾》和《故事新編》加以影印，並在一定的範圍之內發行，以供博物館、圖書館和研究者保存和研究。

這兩部手稿都按原大影印，個別略加縮小的，在編輯後記中已加以說明。

文物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十月

朝花夕拾手稿目錄

扉頁 (一頁)

小引 (一頁)

目錄 (一頁)

二十四孝圖 (九頁)

五猖會 (六頁)

無常 (六頁)

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(四頁)

父親的病 (五頁)

藤野先生 (六頁)

范愛農 (七頁)

後記 (十九頁)

空 5
 未 5
 空 5
 和 5
 新 5
 名 5
 格 5
 集 5
 半 5
 抄 5
 差 5
 空 5
 文 5
 拾 5
 年 5
 十 5
 篇 5
 朝 5
 華 5
 空 5
 未 5
 空 5
 和 5
 新 5
 名 5
 格 5
 集 5
 半 5
 抄 5
 差 5
 空 5
 文 5
 拾 5
 年 5
 十 5
 篇 5
 朝 5
 華 5

北 5
 京 5
 未 5
 空 5
 名 5
 差 5
 社 5
 印 5
 行 5
 空 5
 未 5
 空 5
 和 5
 新 5
 名 5
 格 5
 集 5
 半 5
 抄 5
 差 5
 空 5
 文 5
 拾 5
 年 5
 十 5
 篇 5
 朝 5
 華 5

「朝華夕拾」小引

魯迅

我常常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閒靜來，然而委實不容易。目前是這麼離奇，心裏是這麼蕪雜。一個人做到只剩了回憶的時候，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，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。中國的做文章有軌範，世事也仍然是螺旋。前幾天我離開中山大學的時候，便想起四月^個以前的離開廈門大學；聽到飛機在頭上鳴叫，竟記得了一年前的北京城上日日旋繞的飛機。我那時還做了一篇短文，叫作「一覺」，現在是，「連這「一覺」也没有了。

廣州的天氣熱得真早，夕陽從西窗射入，逼得人只能勉強穿一件單衣。書桌上的一盆「水橫枝」，是我先前沒有見過的；就是一段樹，只要浸在水中，枝葉便青蔥得可愛。看看綠葉，編編舊稿，總算也在做一點事。做着這等事，真是雖生之日，猶死之年，很可以驅除炎熱的。

前天，已將野草編定了；這回便輪到舊事重提，我這替他改了一個名稱：朝華夕拾。帶露折花，色香自然要好得多，但是我不能夠。便是現在心目中的雜詩和無雜，我也還不能使他即刻幻化，轉成雜詩或五雜的文章。或者，他日仰看流雲時，會在我的眼前一閃煙霧。

我有一時，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喫的蔬果：菱角，羅漢豆，茭白，香瓜。凡這些，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，都曾是使我思鄉的靈感。後來，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，不過如此；唯獨在記憶上，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。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，使我時時反顧。

這十篇就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，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標。文體大概很雜亂，因為是或作或輟。過了九個月之多。環境也不一：前兩篇寫于北京寓河的東壁下；中三篇是流離中所作，地方是學院和木匠房；後五篇都寫于廈門大學的圖書館的樓上，已經是被學者們擠出集團之後了。（五月一日，廣州。）

另頁起

上
空
四
格
目³
錄³

空
二
格

空
二
格

- 一 貓狗鼠
- 二 阿長與山海經
- 三 空二十四孝圖
- 四 五猖會
- 五 無常
- 六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
- 七 格 父親的病
- 八 瑣記
- 九 藤野先生
- 十 范愛農

空
四
格

空
二
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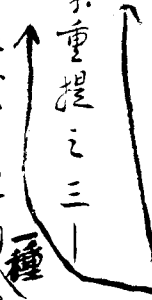
前定三行

△△△二十四孝圖

△半行

魯△迅△△△

——舊業重提之三——



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，得到最黑最黑，最黑的咒文，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，妨害白話者。即使人死了真有魂靈，因這最惡的心，應該墮入地獄，也決不~~改~~悔，總要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，妨害白話者。

自從所謂「文學革命」以來，供給孩子的書籍，和歐美日本的一比較，雖然很可憐，但總算有圖有說，只要能讀下去，就可以懂得的了。可是一班別有心腸的人們，便竭力來阻遏牠，要使孩子的世界中，沒有一絲樂趣。北京現在常用「馬虎子」這一句話恐嚇孩子們。或者说，那就是開河記上所載的，給隋煬帝開河，蒸兒小兒的麻叔謀，正確地寫起來，須是「麻胡子」。那麼，這麻叔謀乃是胡人了。但無論他是甚麼人，他的喫小孩究竟也還有限，不過盡他的一生。妨害白話者的流毒却非

甚于洪水猛獸，

常廣大，也非常長久，能使全中國化成一個麻胡，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裏。

只要對於白話末加以謀害者，都應該滅亡！

這些話，紳士們自然難免要掩住耳朵的，就是所謂「跳到半天空，罵得神龜完

膚，——還不肯罷休。而且文士們一定也要罵，以為大悖于「文格」，亦即

大損于「人格」。豈不是「言者心聲也」麼？「文」和「人」當然是相聯的，雖然人間

世本來千奇百怪，也有「不尊敬」作者的「人格而不能」不說他的小說好」的特別種

族。但這些我都不管，因為我幸而還沒有爬上象牙之塔去，正無須怎樣小心。倘若

無意中竟已撞上去，那就即刻跌下來罷。然而在跌下來的中途，當還未到地之前，

還要說一遍——

只要對於白話未加以謀害者，都應該滅亡！

每看見小學生歡天喜地地看一本粗拙的兒童世界之類，另想到別國的兒童用

書的精美，自然要覺得中國兒童的可惜；但回憶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，却不

能不以為他^幸福，給我們的永逝的韶光一個悲哀的吊唁。我們那時有什麼可看呢，只要那有圖畫的本子，就要被塾師，就是當時的「引導青年的前輩」禁止，訂斥，甚而至于打手心。我的小同學因為專讀「人之初性本善」讀得要枯燥而死，只好偷偷地翻開第一葉，看那題着「文星高照」四個字的惡鬼一般的魁星像，來滿足他幼稚的愛美的天性。昨天^今看這個，今天也看這個，然而他們的眼睛裏還閃出蘇醒和歡喜的光輝來。

在^書塾以外，禁令可比較的寬了，但這是我^說自己的事，各人大概不一樣。我能在大衆面前，寫寫空空地閱看的，是文昌帝君陰騭文圖說和玉歷鈔傳，都畫着冥冥之中受善罰惡的故事，雷公電母站在雲中，^牛騎馬面布滿地下，不但「跳到半天空」是觸犯天條的，^{即使}半語不合，一念偶差，也都得受相當的報應。^這所報的^也並非「睚眦之怨」，因為那地方是鬼神為君，「公理」作宰，請酒下跪，全都無功，簡直^是無法可想。在中國的天地間，不但做人，便是做鬼，也艱難極了。然而究竟

● 很有比陽間更^更好的處所；
無所謂紳士，也沒有

陰間，^{陰間}是頌揚不得的。尤其是

常常好

弄筆墨的人，在現在的中國，流

言的治下，而又大談「言行一致」的時候。前車可鑒，聽說亞爾志跋遜夫曾答一個

少女的質問^說，「惟有在人生的事實這本身中尋去歡喜者，可以活下去。倘若在那

里什麼也不見，他們其實倒不如死。」于是^{乎有}一個叫作密哈羅夫的，寧信嘲罵他

道，「……所以我^{完全}誠懇地勸你以自殺來^{禍福}你自己的生命，因為這第一是合于邏輯，

第二是你的^{言語}和行為不至于背馳。」

其實這論法就是謀殺，他就這樣地在他的人生中尋去歡喜來。亞爾志跋遜夫只發

了一通^大牢騷，沒有自殺。密哈羅夫先生後來不知道怎樣，這一個歡喜失掉了，或者

另外又尋到了「什麼」罷。誠然，「這時候，勇敢，是安穩的；情熱，是毫無危險

的。」

然^然而^而，
對於陰間，我已經頌揚過了，

無法

進改；雖有「言行不符」之嫌，

但^但確沒

有受過半文津貼，則足可以自解。總而言之，還是仍然寫下去罷。

我所看的那些冷間的圖畫，都是家藏的老書，並非我^所更有。我所收得的最先

的畫圖本子，是一位長輩的贈品，二十四孝圖。雖然不過薄薄的一本，但是下圖上

說，鬼少人多，使我高興極了。那裏面的故事，似乎是谁都知道的；便是不識字的

人，例如阿長，也只要一看圖畫便能滔滔地講^出這一段的事跡。但是，我于高興之

餘，接着就是^{尋典}，因為我請人講完了二十四個故事之後，纔知道「孝」有如此之

難，對於先前癡心妄想，想做孝子的計劃，完全絕望了。

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麼？這並非現在要加研究的問題。但我還依稀記得，我幼

小時^實未嘗蓄意忤逆，對於父母，倒是極願盡孝順的。不過年幼無知，只用了^好幾

見未解釋孝順的做法，以為並非是「聽話」「從命」以及長大之後，給年老的父母^{好好地}

喫飯罷了。自從得了這一本孝子的教科書以後，纔^{知道}並不然，還要^{而且}難幾十幾百

倍。其中自然也有可以勉力做做的，如「子路負米」，「黃香扇枕」之類。「陸績懷橘」

也並不難，只要有個人請我吃飯。「魯迅先生你客客而壞稿乎？」我便跪答云，「吾母性之所愛，欲歸以還母。」聞人大佩服，于是孝子也非常者事。「就下定了。」哭竹生筍」就可疑，怕我的精誠未必會這樣感動天地。但是哭不出筍來，不過拋臉而已，一到「臥冰求鯉」，可就有些命之危了。我鄉的天氣是溫和的，嚴冬中，水面也只結一層薄冰，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樣小，躺上去，也一定嘩喇一聲，冰破河水，鯉魚還不及游過來。必須不顧性命，這繞孝感神明，會有意料之外的奇蹟，但那時我還小，實在不明白這些。

其中最使我不能，甚至於發生反感的，是「老萊娛親」和「郭巨埋兒」兩件事。

我至今還記得，一個躺在父母跟前的老頭子，一個抱在母親手上的小孩子，是怎樣地使我發生不同的感想呵。他們都拿着「搖咕咚」。這玩意兒確是可愛，北齊稱如小鼓，蓋即鼓也，朱熹曰，「鼓，小鼓，兩旁有耳；持其柄而搖之，則兩耳還自擊，」咕咚咕咚起響起來。然而這是不該拿在老萊子手裏的，他應該扶一枝拐杖。現在這模樣，簡直是裝佯，侮辱了孩子，我沒有再看第二回，一到這一葉，

便急速地翻過去了。

那時的二十四孝圖，早已不知去向，目下所有的是一本日本小田海儂所畫的

本子，說老萊子事云，「行年七十，言不稱老，常著五色斑斕之衣，為嬰兒戲于親

側。又常取水上堂，詐跌仆地，作嬰兒啼，以娛歡意。」大約舊本也差不多，而按

我反感的便是「詐跌」，無論作何，無論孝順，小孩子不願意「詐」作，聽

故事也，這^{不若教是信言}留心究理的都^{是兒有補心}知道的。家成與的^{存本不}心理學

然而在較古的書^上一查，却還不至于如此虛偽。師覺授孝子傳云，「老萊子……

常衣斑斕之衣，為親取飲，上堂脚跌，恐傷父母之心，僵仆為嬰兒啼。」（太平御

覽卷百十三引）較之今說，稍^似近人情。不知怎地，後之君子却一定要改得他「詐」

起來，心裏纔覺舒服。節伯道棄子救姪，棄而已矣，妻人也^{也必務執}他將兒子捆在

樹上，使他進不上來纔肯放手。正如將肉麻當作有趣一般，以不情為倫紀，誣毀

了古人，教壞了後人，老萊子即是一例，道學先生以為他向學無^殺時，他已在孩子

的心中死掉了。

至于玩着「猜咕咚」的郭巨的儿子，却实在值得同情。他被抱在母亲的臂膊上，高高兴兴的笑着；他的父亲却正在地上掘窟窿，要将他埋掉了。说明之，「汉郭巨家贫，有子三岁，母尝减食与之。巨谓妻曰，贫乏不能供母，子又分母之食，盍埋此子？」但是刘向《孝子传》而说，又有些不同：巨家是富的，他都给了两弟；孩子是侥幸的，并没有到三岁。注者又略相，「及掘坑二尺，得黄金一釜，上云：天赐郭巨，官不得取，民不得夺！」

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，待到掘出黄金一釜，这便觉得轻松。我待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，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。家景在坏下去，常听到父母愁柴米；祖母又老了，倘使我的父亲教孝子，那便，该埋的不正是我么？如果一错不走样，一釜黄金，那自然是如天之福，但是，那时我虽然年纪小，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。